五禮通考

五十六之七

二十
1.163
26

越後三浦宗
壽君遺贈此
書以為其先
妣記念雛辰
明治廿九年
六月三十日

12
卷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巡撫事務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六

蜡臘

蕙田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蓋嘗萬寶告成歲功既畢教民報本反始息老送終小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醉飽歡樂又因以教之禮讓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於序以正齒位注以為即鄉飲酒之禮是也周衰禮廢一國之人皆若狂然此飲酒意在勞農休

息故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雖若狂未足深過月令曰臘先祖五祀左傳曰虞不臘矣孔疏謂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爲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爲臘矣以經傳考之蜡之祭自先嗇至水庸猫虎臘則止先祖五祀而已蜡之祭廣故順成之方乃行之臘之祭專雖年不順成不能廢先祖五祀之禮此蜡與臘所以不同而舉蜡者仍復舉臘也自漢改蜡爲臘而蜡禮始不舉矣自蔡邕合蜡臘爲一而祖臘之說興則并臘之正禮亦亡矣自魏以後祖臘異名神位多少異數亥辰寅戌異日頗乖古義並採著之以考其得失焉

禮記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疏明堂云土始諸飲食蕢桴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計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爲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氏)

代總號

陳氏祥道曰禮記曰伊耆氏始爲蜡周禮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于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氏周文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蜡又始爲蜡于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歷大桡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于衛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注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也享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加功于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萬物非所享但享其萬物之神所以能加功于民神使爲之

馬氏睎孟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于其幽民有以致力于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蕙田案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蓋農功既成特祭享以報先嗇而凡物之有功于

齋事者甚多因非常祀之所及故必索而祭之楚詞吾將上下而求索是索字義也既云索則細微幽隱無所不到故天子大蜡仁之至義之盡其非常祀所及之神明矣自鄭氏解月令以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皆謂之蜡而蜡之名義已失夫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乃國家之大祀何待索而祭之耶且合天宗與猫虎同類而祭不已褻乎又以先祖五祀爲蜡則混臘爲蜡之禮亦失故蜡之名義不可以不正名義正而注疏及後世之沿襲誤謬可一覽而知也

禮記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 右蜡名義

〔疏〕大蜡八者鄭注云先齋一司齋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禮連云仲尼與蜡賓是諸侯有蜡也

蕙田案鄭注八蜡有昆蟲以祝詞誤也經文實無之

蜡之祭也主先齋而祭司齋也〔注〕先齋若神農者司齋后稷是也〔疏〕曰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此擬故云若司齋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以先齋爲主司齋從祭種曰稼歛曰齋不云稼而云齋者取其成功收歛受齋而祭也祭百種以報齋也〔疏〕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齋之功使盡守焉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畯也郵表畷也〔疏〕農謂古之田畯有功于民郵表畷者是田畯處也于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曰畔畷者謂田畔相連畷于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猫虎之屬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豕也迎虎謂其食田鼠也〔注〕迎其神也〔疏〕曰祭坊與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祭坊者所以畜水亦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方氏慤曰上言祭下言享互相備也百種以報齋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于此有所識畷則田官于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爲八蜡之一焉鼠之于豕皆足以爲田之害而猫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于

貓虎如此則
六者可知矣
馬氏晞孟曰先嗇者其智足以
成法而謹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張子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為八蟲是為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六祭稷而已

陳氏禮書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陳皓集說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服王元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騙辜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享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于田故也其始有事于田故也其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稷是也農田畯也郵表畷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于井閭之處也爾雅田畯農夫也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

程氏迥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方里而井八家共焉吾食其一仰事俯育資焉而無憾者可不知所本乎古有始為稼穡以易佃漁但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者緊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畫界分理以是為準者也昔之人為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貓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為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為畎澮溝洫使吾為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者不一而足如火田之入捕蝗之子禽鳥或能食之霜霰或能殺之以其不一而足故百昆蟲焉耳夫以表畷坊庸之賤隸猫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豈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享其民勸于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觀三代里田蜡祭之時其民恬寧愉

樂和睦無怨故鬼神享蘩香之薦
交歸其德不為妖厲豈不盛矣乎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八蜡之名鄭元所叙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
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為禽獸曰主曰祭曰享其文各不同蓋
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享農及郵表畷禽獸曰主曰祭曰享其文各不同蓋
主者以之為主司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以主其事者也其不
祭者則先嗇也若夫所謂古者田畯之官及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
之禽獸則有功于稼穡者故從而索享之也所謂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
食田豕所以釋其享禽獸之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不
止貓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

蠆田案八蜡昆蟲之祭經無明文張子及禮
書兩陳氏之說為是邱氏宗之當矣沙隨說
未的

蔡氏德晉曰伊耆氏始為蜡皇氏侃及熊安生俱以伊耆為神農路史謂神農
初國伊繼國者故氏伊者生三歲而知稼穡能甲子黍稷為能神明于農事
因號神農也天子大蜡八則所祭之神有八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五表畷
六坊七水庸八禽獸即貓虎也種曰稼欲曰嗇天生五穀雜于廡草先嗇知粒
食利于養生因收穫之又從而種植之而農事以起是為田祖司嗇則于其法
以教民稼穡者也路史燧人氏鑽木取火以嘗黍押豚葛天氏之樂八闋其四
曰奮五穀是有先神農而知稼事者也農勸農之官是為田畯郵始造郵舍俾
田畯居之以督耕者表畷治疆理田而植樹木以為標列旰陌以為道者坊始

造隄防以障水者水庸始造水溝以注水者禽獸即貓虎貓能食田鼠虎能食
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八神之位先嗇為主正中司嗇及農為配司嗇居左次
郵次坊農居右次表畷次水庸禽獸附祭于下貓左而虎右陸農師謂鼠善害
苗貓能捕鼠故字從苗其有功于田畔相連綴之處即不足八神之數鄭康成蒸
為二而誤合之以為造郵舍于田畔尤大也先儒之言八神者不知郵與表畷
中郎則以祝詞有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之語因以昆蟲為一夫昆蟲不當祭
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于八矣況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毋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王子雍分貓虎
為二夫貓虎即禽獸似亦不宜分也陳用之又因祭百種以報嗇之文而以百
種為一夫此特言祭用百種之穀以報先嗇司嗇云耳初非祭百種之穀也若
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
而為社稷之祭非蜡祭也

蠆田案蔡氏以郵表畷為二未詳何據竊謂
畷有郵而謂之
說為是又謂祭
百種之穀則是
也從來祭祀用
社稷正祭稷神
神而祭之也

觀承案八蜡之目注疏以昆蟲爲第八者自
不合即謂非祭昆蟲乃祭禦昆蟲之神則豳
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當祭田祖之神且地
官族師有祭酺是祭捕蝗之神不當反以昆
蟲名其神也張子獨据經文祭百種句而以
百種易昆蟲始爲穩妥故二陳氏俱從之若
蔡德晉去昆蟲而析郵表畷爲二則割裂不
通矣然司嗇即古稷官稷爲百穀之長祭百
種以報嗇是報司嗇之神而百種乃其祭物
耳不當又分爲二也王肅舊說則先嗇一司
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
亦只就經文看出因迎貓迎虎本分爲二而
亦分之爲文順也且祭各有尸昆蟲之尸固
難肖即百種之尸亦當作何狀貌耶則不如
此說爲當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注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于蜡使民謹于用
財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此其義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
疏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
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萬
民謹慎則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
食使民歆羨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
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
也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
日不興功謂不興農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
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
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方氏慤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
也順成之年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
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
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但蜡本以息農
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于建亥之月土功則畢
于建子之月武功則繼于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柳宗元蜡說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于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者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享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而戒乎此者也其吉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言動作之況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何也予曰若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罷乎齒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為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澇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右八蜡

春秋僖公五年左氏傳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言虞不臘矣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

朱子曰史記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蕙田案孔疏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矣的是蜡臘正解既從杜氏不以妨鄭為嫌也

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

辨鄭氏祈年天宗割祠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蜡祭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或曰祈年或言大割或臘五文（疏）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祀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及門閭者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祭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如此周禮所謂蜡者索也索萬物而享之案篇章云國祭蜡次嘏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篇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

陳氏禮書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劉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于十有二月素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于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後周兼五天帝五人帝與百神而蜡于五郊唐不祭五天帝五人帝特蜡百神于南郊而缺其方之不登者然蜡因其順成之方以報神因其州之序以樂民則唐一于南郊非也蜡及天宗則日月星辰之類而已後唐兼天帝而祭之亦非也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為均於理或然

羅泌路史蜡與臘異臘也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亦以漢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

蔡氏德晉曰周禮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然冕服始

于黃帝而神農時未有故蜡祭主祭者皮弁素服助祭者黃衣黃冠鄭康成以黃衣黃冠爲既蜡蜡先祖五祀者非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言祈言祠言臘三祭皆與蜡無涉蜡惟祭八神不及其他而鄭康成月令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者非也左傳宮之奇云虞不臘矣即月令之臘先祖五祀謂以田獵所得禽祭周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孟是也蓋周時蜡祭八神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至秦漢間歲終祭衆神俱名臘故說文云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漢復曰臘秦又有伏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注六月三伏之節始自秦德公伏者金氣伏藏之日四氣代謝皆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也漢又有祖旺曰祖衰曰臘周以前無所謂伏與祖者蜡之名則自神農至周不變臘則僅爲先祖五祀之祭而與蜡同月乃中郎獨斷載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祖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午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黑帝以辰臘子祖黃帝以辰臘未祖均係漢儒附會之說不足信也

蕙田案蜡臘之祭是二非一見于經傳者甚明蜡祭有八而八者所統甚多故有百物萬物之說臘則先祖五祀而已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是祭社及門閭臘是祭先祖

五祀皆與蜡無涉鄭氏以蜡有索享萬物之語遂并以爲蜡祭蔡氏辨之極是豈知禮文明言萬物百物至日月星辰社稷乃天地神祇中之尊者而豈以萬物該之乎自此注一誤秦漢遂舉臘而廢蜡蔡邕遂以蜡臘爲一事後世且以天神地祇爲重而祭之于南郊四郊是并八蜡之本義俱失之而非主先嗇司嗇之意矣皆鄭氏誤之也

楊氏復曰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三正不同夫子告顏淵獨以夏時爲正蓋建寅者生物之始亦人事之始故以爲歲首建丑者成物之終亦人事之終故以爲歲終則行蜡臘之祭宜也禮記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喬章國祭蜡當正國索鬼神而祭祀鄭氏兩注皆謂建亥之月亦可疑原記禮者及注家之意豈不曰此皆周禮也周以建子爲歲首故以建亥之月爲歲終然夏殷周三正示不相沿特以其月爲大朝會大政令之始而天時之始終則不可易也建亥孟冬之月謂之歲終可乎漢史臘月陳勝之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張晏曰秦以建亥爲正而臘則建戌也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詐葬二世於杜東門建丑之月也其意亦曰秦人不師古始猶知以建丑之月爲臘孰謂周人以建亥爲臘乎

祭氏德晉曰建亥之月農事既畢乃行蜡祭于夏爲十月于商爲十一月于周爲十二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是也

蕙田案豳七月詩躋堂稱兕疏引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于序以正齒位則即是蜡也據詩在十月滌場之時故月令屬之孟冬蓋農功甫畢三時勤動至是乃始休息是蜡在建亥之月無疑且春秋用周正虞滅虢在十二月明是一大證據況若在建丑之月是元正方過于耜舉趾又將復始農功何息之有楊氏之說非是

右臘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neq禋祀祭四方百物注neq讀謂禋祭及蜡祭者彼云蜡疏云及蜡祭者彼云蜡

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為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為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為義送終者祭之道也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于土而作終亦反于土之義而息冬則反于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為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蜡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于始息之于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為息也

蕙田案鄭以皮弁素服是蜡祭黃衣黃冠是臘服陳氏以為俱是執事者之服方氏以為皮弁素服是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是助祭者之服三說之中當以方氏為長

周禮春官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注）元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索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藉稻作酒臘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疏）此蜡祭直擊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工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于七月風詩之中亦有豳頌也

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于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于郊而為蜡祭也

司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疏）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貍沈以下為小祀也

禮記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息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于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

陳氏祥道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驅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磔禳及蜡祭也王于蜡服元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方氏慤曰皮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

李氏景齊曰豳詩曰豳雅先儒以為七月之詩備風雅頌三體非也籥章所謂豳籥者蓋以豳吹為篇以豳篇而吹詩與雅頌皆以豳名夫逆暑迎寒而吹豳詩者此則七月之詩蓋如授衣鬱冰之屬皆先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而吹豳雅祭蜡而吹豳頌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廢興頌者以其成功告神明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而蜡祭之設所以荅鬼神之功故宜歌頌詩之小雅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詩周頌豐年之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所謂祭蜡吹豳頌者毋乃在是乎

何氏楷世本古義豐年孟冬祭八蜡也是為豳頌今案豐年之詩舊亦知為報賽而作然無有知其專為蜡祭者愚蓋即以豐年一語知之蜡祭惟年豐有之非若他祭不問豐凶其禮不廢此詩特以年豐降福為言非報賽八蜡而何天子大蜡八諸侯之蜡未聞然禮運言仲尼與于蜡賓則可見諸侯之國有蜡矣所以知此詩為豳頌者以其事與周禮合而詩又在頌中其為豳頌明矣

又曰良耜蜡祭報社也是為豳頌蜡之為言索也謂合祭萬物之神而索享之也天子大蜡八而又有天宗之祈公社門閭之祀周禮黨正亦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若然則凡為神者莫不與矣而獨謂祭社者何也禮祭陰祀用黝牲陰祀者先儒謂祭地北郊天子之禮諸侯惟祭社稷祭社必及稷也黝也者黑也殷時猶牡固黑唇也祭地北郊及稷也是以知其為報社也社祭一歲凡有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一也零祭以社以方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與祈年天宗並舉者周禮肆師之職所謂社之日位卜來歲之稼即此時事也若門閭之祀不知何神如以為五祀中之門則既蜡而臘復又及五祀矣似不應瀆祭也且既非陰祀即不用黝牲以是知此詩之作專為報社也

又曰載芟孟冬臘先祖五祀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亦豳頌也月令孟冬之只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衣黃冠草服也先儒謂此既蜡後臘先祖五祀之祭也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亦俱名蜡也唐孔氏云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淮南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又案臘之義訓有二徐鍇云臘合也合祭諸神也應劭亦云臘者謂此義得之狎臘者重接之貌西京賦披紅葩之狎臘是也乃先儒相傳皆謂臘者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夫郊特牲篇有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麕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詒客告也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是則好田之戒正中所飭于臘月來貢之時而謂其臘禽以祭乎必不然矣或有疑周禮羅氏職有蜡則作羅禬之語謂將以羅網圍取禽也夫野虞教道田獵實在仲冬此時作羅禬亦以備用也即周禮中冬狩田獻禽享烝非臘月也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用蕤賓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鐘為均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鄭氏鍔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于此物應于彼雖聖人亦安能限其必至哉亦意其來格而已樂止于六變者蓋蜡祭之樂六變而祭畢

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注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為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缺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七以上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少失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土既旅不入是為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臘月故言之以為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王齒位之時民內有為一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

黃氏度曰社禁酺皆鄉祭惟蜡為國祭蓋亦命祀也

陸氏佃曰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賓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坐主人于東南僎于東北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劉氏彝曰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于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者于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于邑居以習禮義故庠序之先焉

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惟言此二物而已）

禮記郊特牲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蝝之屬為害者也）（疏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防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泛濫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螣蝝蚼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天草木歸其宅者草苔稗木蔾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于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所禱也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偏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其一物故不數

周氏諝曰大蜡祝辭雖紀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晞孟曰蜡者于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黃稗之屬

蔡邕獨斷天子大蜡八神為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上歲取千百

右蜡祭禮物樂舞祝詞

禮記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子祭禮有不備于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疏)鄭引郊特牲十二月蜡據周言之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

方氏慤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于釋菜言退賓者以此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于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弛之則失其體

呂氏大臨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

方氏慤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

玉藻惟饗野人皆酒(疏)饗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嗜故惟酒而無水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疏)云息者休農止息之老萬物也者謂十月農功畢君臣飲酒以休農止息之老萬物也

夏官羅氏蜡則作羅襦(注)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襦細密之羅襦讀為繻有衣袘之繻元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罔圍取禽也(疏)先鄭所云其義得矣後鄭增成之言蜡者直取當蜡之月得用細密之網羅取禽獸故後鄭云此時火伏十月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引王制者証十月蜡祭後得火田有張羅之事

薛氏季宣曰漢史六人皆一襦吾獨五襦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君襦襦婦人之飾也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四方諸侯草笠而至大羅氏天子掌鳥獸之官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然以禮屬民而飲酒存國家之大體豈可真致鹿與女哉以鹿不可致故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作襦以示之耳

鄭氏鍔曰致鹿與女非必用鹿與女也蓋用取鹿之具與婦人之裙襦而已用羅襦以示之者羅以戒其好女也然使羅氏作之而已先儒以羅襦為一物

禮記郊特牲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于蜡使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鉤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

人之服也 毓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氏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十王者皆屬大羅氏也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毓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于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耶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注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高藏蘊財利也 毓言天子惟樹瓜與果蓏所以惟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劉氏炎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曰不從焉貢其禽于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矣即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

周氏諝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于諸侯然戒之必至于歲終者戒于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

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右蜡時之事

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注臘獵禽獸以歲終祭先祖秦是時始效中國為之風俗通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誥之詞而改殷號也

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索隱曰廣雅曰臘索羣鬼神而祭之

通典漢復嘉平曰臘

玉海周顯王四十三年秦臘非始于秦也始皇更名臘曰嘉平亦復用夏之舊名也周蜡于十二月秦臘于孟冬皆建亥之月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 正祭宗廟旁祭五祀蓋同一日自此而始非舊典

東觀漢記甄宇壯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按鈎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袁山松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即白免之

後漢書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鄭元別傳元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晏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言語閑通元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吾志不在所願

蔡邕獨斷四代臘之別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五帝臘祖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木德）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后土土行）

惠田案邕之說當本于讖緯

通典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日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

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之蜡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爲歲首故以寅始丑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傅著五行以爲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循行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爲土王位西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不宜以爲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秦可之

〔魏名臣奏〕大司農董遇議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也

〔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蕙田案秦漢以後雖改蜡爲臘其禮不同于古然饗祀之意則無異也自蔡邕有五帝臘祖之名之說而高堂隆引伸之遂爲魏家之令典而不知其出于讖緯之邪說也博士秦靜謂非典籍經義之文可爲有識惜其不能奪而終歸于附會耳

〔通典〕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爲蔄

氏從母舉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天子祭宗廟社稷鼎俎既陳不得終事者四若五服之喪以當降者不以廢從母無服之喪不宜廢事舉哀又禮祭之明日改祭于祊以燕皇尸殷謂之繹今雖未施彤繹之祭先王之典聖人重不忘但大臘之日休息黎衆百日之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隋書禮儀志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畯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貓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爲小壇于其側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爲坎餘則于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畯嶽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以下自天帝人帝田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便殿致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如西郊又如北郊祭訖還宮

蕙田案魏晉祖臘之制蜡臘之禮意亡矣至是又加以天神地祇星宿嶽瀆之位何其濫而不經耶厥後隋唐宋相仍無有起而正之者宜其不行于後矣禮教不明使先王仁至義盡之典泯然歇絕皆附會杜撰者階之厲耳惜哉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于是始革前制前周姬氏後周宇文氏

舊唐書禮儀志太宗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蜡祭惟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簠甒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准時祭井泉用羊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猫於菟及龍麟朱鳥白虎元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四一蜡祭凡一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通典元宗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蜡百神于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之

開元禮臘日蜡百神于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簋簠俎各一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簋簠俎各一五星三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龍麟朱鳥百獸元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簋簠俎各二樂奏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

皇帝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儀攝事附

齋戒如圜丘（從事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別儀）陳設前蜡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衛尉設陳饌于東門外西方之饌東方南方之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設文武侍臣之外道東西向（侍臣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蜡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鐘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爲瘞埳于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蜡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于壝門外皆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罇二罌一在壇上于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罌一在壇上于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于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畯龍麟牛馬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鱗羽羸毛介等散罇二俱設于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蚩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鄽表畷於菟貓等俱散罇二各設于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已上之罇置于坫星辰已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于罇下）設御洗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罍洗罣各于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冪者各立于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之上下罇坫之所脩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厨視濯溉又引諸祝官詣厨省饌具訖還齋所蜡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于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于壇

上大明于北方少東夜明于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于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于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于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各于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羸毛介水蟲坊郵表畷於菟貓等之座各于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為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蜡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醍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者罇實以泛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實以沈齊五方嶽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散罇實以清酒各實于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幣以赤伊者氏幣以元五星已下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已下之幣各從方色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遺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

玉幣毛血等如圜丘儀　皇帝服元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鼓祝作無射衷則奏永樂雍寶姑洗太簇奏順和黃鍾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圜丘之攝事儀　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圜丘儀攝事亦同　大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已下改皇帝為太尉皆謁者贊引敢昭告于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黎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修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大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享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圜丘儀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倣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于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于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攝事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蜡貍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于神座少退向神立于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于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請蜡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于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星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嶽一獻

南嶽一獻中嶽一獻西嶽一獻北嶽一獻壯嶽俱奠于神座少退向神立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大祝奠版于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大祝奠版于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嶽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勾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惟無后稷）獻拜訖祝史奠版于神座贊引遂引五官獻官等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羸毛介獮於蒐坊水墳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還豆各一少移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立皇帝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攝事詣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于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于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嶽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于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實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詣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

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已下祝版燔于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享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恒禮是率謹陳嘉薦庶神享之　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嶽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云云惟神宣導坤輿興降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益年穀順成用通大蜡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享　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勾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享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又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享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
昭告于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淳曜昭明式贊南訛厥
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享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
敢昭告于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
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享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
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
莊尚義趨方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
姓名敢昭告于元冥氏惟神典司水正贊序幽都厥務
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
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爲鱗長贊
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罗及
東方鱗羽羸毛介衆族猫於菟坊水墉昆蟲諸神咸享
其朱鳥騶虞元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祝文發首亦同也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
輔時宣化効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麟之神惟神
體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實
茲宣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
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元
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攸底
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宋史太祖本紀建隆元年春三月定國運以火德王色
尚赤臘用戌

禮志大蜡之禮自魏以來始定議王者各隨其行祖以

其盛臘以其終建隆初以有司言用木德木生火宜以火德王色尚赤遂以戌日爲臘

文獻通考建隆三年十二月戊戌臘有司畫日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謹案蜡始于伊耆後歷三代及漢其名雖改而臘與蜡其實一也漢火行用戌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王者因蜡祭上享宗廟旁及五祀展其孝心盡物示恭也魏晉以降悉沿其制唐乘土德正觀之祭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常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皆同用臘日從之蜡百神壇高四尺東西七步二尺南北六步四尺

仁宗天聖三年禮官陳詁言蜡祭一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一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畯五方郵表畷一十位蓋開元以來年祀寖遠有司失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載田畯郵表畷慶歷用羊豕各二大明夜明壇增山墨爲二籩豆十二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分獻官逐階下罍洗詣帝神農伊耆五星三辰七宿嶽鎮海瀆祝融后土后稷蒼龍朱雀麒麟元武白虎神座前上香奠幣爵並再拜內從祀神位不設香幣祝版惟奠酒再行後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嘉祐加羊豕各五

神宗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記曰八蜡以記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歷代蜡祭獨在南郊爲一壇惟周隋有四郊之兆又禮記月令以蜡與息民爲二

祭故隋唐息民祭在蜡之後日請蜡祭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之後從之先是太常寺言四郊蜡祭宜依百神制度築壇其東西有不順成之方即祭日月其神農后稷舊設位于壇下當移于壇上其壇下伊耆氏之位宜除之禮部復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以謂蜡祭本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同日不爲重複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四月庚戌班五禮新儀

禮志政和新儀臘前一日蜡百神四方蜡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壝每壝二十五步東方設大明位西方設夜明位以神農氏后稷氏配配位以北爲上南北壇設神農氏位以后稷氏配五星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官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田畯蒼龍朱鳥麒麟白虎元武五水墉五坊五虎五鱗五羽五介五毛五鄙表畷五蠭五貓五昆蟲從祀各依其方設位中方鎮星后土田畯設于南方蜡壇酉階之西中方嶽鎮以下設于南方蜡壇午階之西伊耆氏設于北方蜡壇卯階之南其位次于辰星

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

文獻通考紹興十九年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有司檢會以臘前一日蜡祭東西方百神禮料一視感生帝內從祀視釋奠文宣王從祀蜡祭南北方百神一視

鎮嶽海瀆内從祀一視釋奠武成王從祀

玉海紹興十九年五月乙酉詔定蜡祭從戶部郎周莊仲之言也

宋史禮志孝宗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請于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以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皆以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猫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圜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玉海乾道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禮官王淪等言東西蜡備登歌三獻而南北方正配從祀一奠而已請如中祀儀式從之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于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爲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于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倘不熹愚言復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明彭謹八蜡廟記聖人緣情以起禮因民而事神故

享祀必本之有功而報德不遺于其細此伊耆氏之所以爲蜡蜡者索也時維季冬百物用成合山川人物之靈而索享之也記郊特牲曰先嗇曰司嗇曰農曰郵表畷曰猫虎曰坊曰水墉曰昆蟲其教陳矣而所主者息老送終勞勤休力仁之至義之盡也古禮天子大蜡今之制止于府州縣王國則否畿甸以降惟兩河之間則有之荆揚而南莫之行也豈不以有司于民最親足食爲政首務而聖人之流風遺澤在中土爲獨存與寶慶舊無廟有廟蓋自郡守鈞陽郭公始也部符南楚星軺載臨式崇禮教以索享之典弗復非所以重祈報而昭敬事也乃因郡鐘樓之屢徙將圮議欲爲新室于公庾之右以祀八蜡而薦明德請于當路咸可之爰命縣典史陳春董其事材取諸斧琢之既成者力取諸輿臺之已後者始于丙辰冬十月而就功不待改歲翕然輪奐炳若位置秩如矣彭子曰仁哉公之用心其善于復古矣凡禮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無其人焉莫可強也夫子修經譏南門之作刪詩錄史克之頌蓋以倍公賢于魯閟宮義當復古春秋之所予也今二千石之選孰有踰公者修美報以答明賜行典禮而觀會通人之稱是舉也其不謂之社稷之役也乎長人者之于百姓既盡心力以圖其明尤資鬼神以相其幽而神有不享民有不安者弗信也繼自今將陰陽調風雨時衣食足禮義興而公之功爲益大德爲益溥矣

陸東蜡祭議案八蜡神祠制也相沿以春秋仲月戊日致祭考之典禮于義未當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

合聚萬物而索享之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子貢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蓋終歲勞農是日飲樂以享君恩也亦曰臘也漢應劭曰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漢火行衰于戌故此日臘也蔡邕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漢舊議曰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于民者也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由是觀之則蜡之祭十二月也漢戌魏丑日則不一愚意蔡邕謂歲終王肅謂明日爲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爲長然或立春在十二月則又除夕屬新歲矣議立春于除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報祀事崇與而舉事協祭義矣

蕙田案元明以來蜡臘之祭不行故瓊山邱氏有復行之請今觀彭陸二文一曰相沿以春秋戌日致祭則其行於府州縣一曰行於民間者蓋未嘗絕也聖人制禮協諸義而和於情宜其流風餘韻如此

右歷代蜡臘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李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七

儺

蕙田案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幽明之故聖人通之故有儺禮以驅疫焉疫者四時不正之氣邪鬼或憑之以爲癘鬼神之有邪正亦猶人之有君子小人也神之正直者不畏人鬼之奇衺者陰氣之慝以陽剛之氣懾之則遊散而不爲害亦其理也周禮所載狂夫之狀雖近于誕然豈非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今以周禮禮記月令

之言載于前後世之事附焉殆亦聖人神道設教之一端也夫

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氏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于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勞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也

鄭氏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于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考殆獨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狂陰慝則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為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徒高氏愈曰方相能于四方上下相察凶神者也狂夫不自檢飭者其職上逐疫而屬夏官者陽誅殘賊陰驅疫癘其義一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illegible]以索室毆疫疏案月令惟有三時儺季春有國者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乃命有司大儺言大則及民庶此經所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鄉黨鄉人儺郊特牲鄉人楊亦皆據民庶得儺而言也

李氏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蔡氏德晉曰蒙冒熊皮示其猛黃金四目示其明執戈揚盾示其威百隸秋官司隸所掌五隸也時儺以季春仲秋季冬三時而儺也索室驅疫謂入室中搜索疫鬼而驅逐之也

方氏苞曰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可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則怪誕可駭蓋王莽好厭勝如遣使負幣持幢與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此相類故劉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則職中辭氣相承完善無疵

蕙田案方氏于周禮之文可疑者輒謂劉歆增竄入此亦其一然聖人不語怪而除怪以怪蓋爲愚夫婦而設未足過也若因誕而削之則石言神降豈非怪之尤者乎謂王莽窃其似以行私則可竟因此而削之則不可也

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故書難或爲儺杜子春儺當作難疏難者以其去疫癘故爲此讀

李氏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今日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

王氏昭禹曰既舍萌贈惡夢內無冕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

易氏祓曰始儺所以迎和氣毆疫所以送庚氣

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自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澔集說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于此時行之也

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注)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宮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在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儺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陳澔集說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澔集說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而已舊說此日月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一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瀆四星在危東南瀆墓四司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儺磔以禳除之事或然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氏慤曰儺所以儺陰匿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儺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攘九門欲陰慝之出凡此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之作于秋冬者也獨夏不儺則以陽成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季冬一歲陰慝之盛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特謂之大蓋毆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從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

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而已非自為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也

郊特牲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禳強鬼也謂逐強鬼也禳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于阼神依人也(疏)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着朝服立于廟之阼階有安廟室毆疫時儺索室毆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晞孟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于神明矣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葉氏夢得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儺猶禳也以禳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朱子集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雲麓漫抄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

野狐案論語鄉人儺朝服立于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爲野雲戲

禮記外傳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隷驅索瘟疫之氣于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儺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但于國城中行之耳

莊子遊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

右經傳儺

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童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皆赤幘皁製執大鼓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侲子和

曰甲作食蜚腹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
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造惡凶赫女軀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注東京賦曰捐魎魅斬獨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耿父于清冷溺女魅于神潢殘夔魖與罔象蹻躄仲而殲游光注曰魖魅山澤之神獨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耿父女魅皆旱鬼惡水故因溺于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躄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魖罔象水之怪龍罔象臣貞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獠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腰埤蒼曰獨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
十二獸儺嚾呼周偏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注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疠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
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注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度還)百官官
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儡葦茭畢執
事陛者罷(注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

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梗于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于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鄧皇后本紀永初三年舊事歲終當饗衛士大儺逐疫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
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
北魏書高宗本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儺耀
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禮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
更為制令
隋書禮儀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
以下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
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

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杖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禡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倀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瞗牲匄磔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書禮樂志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倀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壝壇各于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于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唱侲子和曰甲作食邪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疆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酇牲匊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塔

百官志內寺伯六人歲儺則涖出入鼓吹署令一人大儺帥鼓角以助侲子之唱宮門局宮門郎二人歲終行儺則先一刻而啟皇太子

舊唐書禮儀志季冬晦堂贈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鷄一

職官志太卜令掌卜筮之法歲季冬之晦帥侲子入宮中堂贈大儺

開元禮諸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一人皆以雜職充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鼗鞉四人執鞭戈儺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于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

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儺擊鼓鞉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官者引之徧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于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于西南酒以爵脯以籩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殆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神尚饗

乾淳歲時記 禁中臘月三十日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

東京夢華錄 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亦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熏門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

荊州歲時記 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邨人並擊細腰鼓戴狐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注案禮記云儺所以逐瘟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除以鬬故也元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率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儺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

矢所發無臭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訖矩指船頭云無取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著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興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蕙田案自唐以後儺之禮不見于正史以上三條雖出于小說而語稍近實附載之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于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仲秋行于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禮也若無此禮聖人豈苟于同俗者哉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為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為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遂容陰氣徧盛不能無影響之疑于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

右歷代儺

酺

蕙田案酺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為人物災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之(注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蠭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壇位如雩禜云王氏昭禹曰祭酺必于族祭禁必于黨祭社必于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于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于五百家之黨酺之祭小矣故祭酺于百家之族

周禮地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害之神後世蝗則行之亦為民祈禱之意也

鄭氏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橫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者布德于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蕙田案經明言春秋祭酺與合聚飲酒之說不同鄭說非

五代史晉本紀出帝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蜡于皐門

文獻通考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宋史真宗本紀天禧元年五月諸路蝗食苗詔遣內臣分捕

文獻通考天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諭諸州軍于公宇設祭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四年正月太常禮儀院上新修禮書及慶歷祀儀

禮志慶歷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爲害乞外內並修祭酺

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蜂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蟲亦爲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蟲人物之害也漢有蜂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爲酺神若外州者即畧依禜禮其儀注先擇便方設營攢爲位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並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一豆一實以酒脯設于神坐左又設罍洗及篚於[illegible]之左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爲上薦神用白幣一丈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退詣罍洗盥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

瘞幣其酺神祝文曰維年歲次月朔某日州縣官某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蓐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謹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饗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太常寺言酺祭依紹興祀令從之

孝宗本紀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癸巳蝗

文獻通考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蠹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合并辦排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無蠹蝗爲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酺神施行從之

寧宗嘉定八年以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酺神

蕙田案蝗亦昆蟲之類耳而其害民至大世謂蝗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死若有黙相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然則酺非祭害物之神祭其主此害物之神者耳

右祭酺

盟詛

蕙田案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考之書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三王以前益有之矣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爲罪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詩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也夫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于神而不敢欺敬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畏敬之心而躬信畏以先之此盟之所以息邪省刑而足以輔治也故周禮秋官立司盟以掌其事至并盟誓而背棄之則刑罰有所必加矣司盟亦謂之司載國語司載糾虔天刑是也但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不必用去古既遠民俗澆漓盟詛雖用而如無有升降之際良可慨已盟誓盛于春秋後世間有之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爲玉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

茹之文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亦不考之于詩書爾今依經傳通解之例附著于篇

書呂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盟詛之約（疏）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盟詛之約也

詩小雅巧言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正義）言凡國有疑謂于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我與汝俱為王臣今汝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物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疏）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及三桓盟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臣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

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云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南牖與伯姬與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議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于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挑刻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陣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

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若云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有違此盟無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

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覩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鄭氏鍔曰神之明者吉凶禍福必審神尚幽人將告幽故北面也

王氏昭禹曰幽則質之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盡之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諸神約之人所以結信之道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觖頒考叔者（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往過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不信則不敢聽訟者先使之盟詛

黃氏度曰獄訟爰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盖恥格之風猶在不敢自欺其心敬畏昭明故其事可行也苗民以覆詛盟則以亂濟亂而已右氏論鄭事曰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

司盟共祈酒脯（注）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疏）盟處無常但盟則造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鄭氏鍔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彼將知愧而自悔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用酒脯醢也

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敦槃類珠玉以為飾（疏）若合諸侯謂時見曰會若司儀云為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玉敦

王氏昭禹曰珠槃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

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

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疏）為要誓之辭

載之于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
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之謂正之使不犯

地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注）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元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闢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疏）凡盟先割牛耳盛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開辟乃歃之

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贊牛耳者故書茢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厭元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若帚所以埽不祥（疏）凡盟先割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滅杜子春云滅鄭氏鍔曰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牛牲至順執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陳氏禮書古者人君出入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茢在前開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葷桃茢以辟凶邪膳于君有葷桃茢于大夫去茢於士去葷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茢凶邪之所畏避者也觀古人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有遏于茢矣

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

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注）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疏）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既臨其盟書因登此書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

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蕙田案此因覲而以會同之禮見諸侯遂有盟約之事司寇謂邦之大盟約春秋傳所云勞而賜之盟者也盟詛所祭之神經無明文據此則祀方明也

禮記曲禮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歃而讀其盟書聽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寧宇上事天子疹

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苅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元以為槃敦皆罍名也珠玉以為飾令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祭覲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列諸侯于庭王府共珠槃王敦戎右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苅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畧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俊衛侯之手及掍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于鄀鄀君來至葵也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鄀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蕙田案此春秋書盟之始疏文亦最詳故錄之後但載其有關盟詛之事義者

七年左氏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注挿如忘志不在于挿血也）（疏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

蕙田案此口含為歃血之證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注宋序齊上王罰也瓦屋周地）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誥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注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注二伯謂齊桓晉文）

胡傳周禮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讀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

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湛氏若水曰紀參盟也古者天下爲公會同之禮制于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然而彼善于此則有之參盟之謂也故書而紀之

十一年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傅于許頴鄭伯使卒出犨行出犬雞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犨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疏〕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咎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犨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刉用一牲不用二也犨謂家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牡曰豝豝者是牝知犨者是牡祭祀刉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猪喻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蕙田案此詛用三物之證

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秦人圍商密晉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注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蕙田案此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八年左氏傳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莘北楚師敗績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注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于京師）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注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成公十二年左氏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
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
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
此盟無克祚國

蕙田案此三條皆盟辭

襄公九年左氏傳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注與晉成也)同盟
于戲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注子駟)公子發(注子國)公子嘉(注子孔)公
孫輒(注子耳)公孫蠆(注子蟜)公孫舍之(注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
伯(注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注莊子士弱載書盟)曰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注如
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
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
有異志者亦如之(注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改之)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注要言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
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
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
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注遂兩用載書)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
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

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以臨之(注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注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注中分鄭域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蕙田案此用兩載書盟及要盟之證

十一年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今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注僖公之門)詛諸五父之衢(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蕙田案此明盟後復詛之證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司天神)疏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元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邱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謂之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

羣臣羣祀(注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注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祀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疏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根虔云晉主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子言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素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踣斃也)

蕙田案此盟神見于盟書可據者

二十三年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茍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見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

二十五年左氏傳崔杼弑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注大宮大宮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注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有歃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

蕙田案此亦改盟書之證

二十六年左氏傳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注惠墻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亂既與楚客盟矣

蕙田案此亦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七年左氏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蕙田案此小國尸盟之證

二十九年左氏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注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昭公元年左氏傳會于虢尋楚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是葆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蕙田案此尋盟之證讀舊書加于牲上也

三年左氏傳子太叔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疏十三年傳云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于天子朝覲同盟之數此說文襄之霸諸侯朝霸主大國之法也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故設此制以簡之)

蕙田案此霸主會盟之法

十三年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

定公五年左氏傳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注)稷門魯南城門傳言季氏之亂六年左氏傳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注)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薛田案此二條亦盟詛並用之證

八年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注)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注)盟用牛耳執牛耳者執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執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親視諸侯(注)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捥(注)拔擿也血至捥(疏)曰說文云擿排也排擿也拔是推排之意故為擿也昭十三年傳言擿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注)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注)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薛田案此小國執牛耳之證

哀公十二年左氏傳魯哀公會吳于橐皐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歃也乃不尋盟

薛田案此不尋盟之證

十四年左氏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十五年左氏傳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孔悝

薛田案此盟不用牛之證下于君也

十七年左氏傳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注）執牛耳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注）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疑也（注）疑武伯名也鄫衍則自以為可執（疏）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故云然則疑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為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蔥田案此亦小國執牛耳之證

國語楚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注）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晉語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惑也貪姦者惑也夫搖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羊傳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齊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廢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葵邱之盟東牡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毋雍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孟子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注孔子與弟子行禮于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陳氏禮書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

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民之不信有教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實之於坎加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歃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帛以禮明神（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山川邱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邱

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宮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歃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飲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旌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蓋騂旌旃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襄十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禳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左傳曰鄭伯使

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頡考叔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陽虎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頡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爲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

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右經傳盟詛

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漢書王陵傳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魏志臧洪傳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吳孫權與蜀盟文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虡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虡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剏禍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或攸底二鹵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迴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盟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磾必救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

書勒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殘力一心共剪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享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藐朝廷劘肝斮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罕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寃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泝膽抽腸共誅姦逆和將帥同心共勢必誅逆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譴是詰

右後世盟詛

釁

慧田案釁之禮小矣古人敬事神明所以交之者異也以血塗釁即以釁名祭孫奭謂猶

治亂曰亂抑其義歟

(孔氏禮記雜記疏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

大戴禮諸侯釁廟成廟釁之以羊(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也)

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注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識君朝服者謂不與也)

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宰夫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注拭拂也宰夫攝主也)

(鄭氏雜記注拭靜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鄭氏雜記注自由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棟屋之上前東西之中而南面謂當棟屋之上前東西之中而南面而刲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令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覆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衈皆于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郊室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雍人刲雞屋下當門(注有司宰夫祝宗人也)

(孔氏雜記疏門廟門也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也(注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北面統于廟也案小戴刲雞亦于屋上記者不同耳)

(孔氏雜記疏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刲之先釁門後釁夾室又卑於門也其衈皆於屋下鮮乾然後升屋而釁也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鄭氏雜記注告者告宰夫)

(孔氏雜記疏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去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

禮記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朱壯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注宗人先請于君曰請命以釁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刲衈君朝服者不至廟也（疏）其衈皆于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朝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刲羽牲曰衈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刲文故總以衈包之朝服即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蕙田案釁廟之禮二戴大同小異但小戴厠于雜記內大戴則另列為篇故朱子集儀禮經傳取之二書互有詳畧今以大戴為正仍

錄小戴于後以備參考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鄭司農云以牲頭祭為刲刲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衈刲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既為釁禮此刲與衈連文則刲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依後鄭為釁法解之元謂珥讀為衈祈讀為刲刲者以釁法無取于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以上師刲衈為正也鄭知刲衈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之事約雜記而知也云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衈散文通也知刲衈是社稷五祀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

王氏與之曰珥當為弭如小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蕙田案王氏之說非是當從康成注

禮記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

也（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疏）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蕙田案以上釁廟

禮記雜記凡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疏）器之

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令上春釁龜筴等也云釁讀為徽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

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用幣告先聖先師以罷成疏始立學者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罷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罷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罷成將用也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為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臨釁主及軍器注大師王出征戕也泣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鄭以軍器別傳祝佗云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是也

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疏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器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器皆是引雜記宗廟器成釁之以豭豚者證此等所釁亦用豭也

禮記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注衅釁字也疏言車甲不復更用

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龜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元謂上春者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筴相類皆是神之也者謂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故血之也

禮記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注筴蓍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疏太史史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其歲終使太史釁龜筴與周禮異矣

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趙氏注胡�struck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釁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

蕙田案釁禮之小者也故宗廟唯用羊若器則雞豚之屬而已釁鐘以牛非禮也

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帥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釁（疏）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此皆祝掌之

蕙田案以上釁器

周禮夏官圉師春除蓐釁廐（注）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馬神之也

蕙田案此條釁廐

周禮秋官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元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不央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乃開闔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又曰司約所掌唯約劑之書先鄭以為爭訟罪罰刑書及以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鄫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也薛宰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殺雞者以雞記云割雞當門其衂皆于屋下言衂故知用雞也（疏）釋天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蕙田案此條辟藏而釁

周禮春官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為（疏）鄭云造穢之穢珥當為衂穢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雞人辱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衂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穢謂羊血也小子殺曰掌珥于祖稷祈于五祀是也

（孫奭孟子疏）周禮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隋釁謂舊血也凡釁祭曰釁既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

鬯人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薇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疏）鄭讀為薇者以鬯釁尸故以薇為莊飾義也

夏官羊人凡祈珥共其羊牲（注）共猶給也（疏）犬人共犬此云共羊或羊或犬俱得為釁故兩職各共之也

侯禳釁積共其羊牲（注）鄭司農云謂釁國寶潰軍罷也元謂積積柴

秋官士師凡刲珥則奉犬牲（注）珥讀為衂刲衂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刲羽者曰衂（疏）鄭為衂者珥是玉名故破從衂取用血之意知刲衂是釁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衂皆于屋下彼雖不言刲刲衂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牲毛者曰刲羽者曰衂者雜記雞言衂即毛曰刲可知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注）鄭司農云幾讀為庇庇兩雅曰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沉駾謂不純色也元謂

幾讀為刉珥當為衈刉衈者釁禮之事
宵釁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沈謂沈牲于水辜謂磔牲體以祭云用騧者騧謂
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騧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騧亦可也又曰先鄭
讀幾為祋祋讀為刉從士師為正珥讀為衈從雜記
為正云釁禮之事
者據雜記而知也

春官雞人凡釁共其雞牲（注）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
司農云釁讀為徽（疏）鄭云釁釁廟之屬者
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在其中釁廟以羊以下雜
記文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亦謂以徽為飾治之義也

薑田案以上釁祭禮

周禮春官女巫掌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
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歲時
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上巳見今三月
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
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經直云浴兼言
沐者凡潔靜者沐浴相將故知亦有沐也

薑田案此條所言釁乃祓除之義非釁禮也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傳）宋公
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公羊傳）
用之者荷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成公三年左氏傳知罃曰執事不以釁鼓（注）釁鼓以
昭公五年左氏傳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
人執之將以釁鼓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注）范甯注用之者
叩其鼻以衈社

薑田案釁社釁鼓皆古禮也然小事不用大
牲而況敢用人乎以人血為釁怪矣

又案以上釁附

陳氏禮書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
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
非名者不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周官羊人釁
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
室也犬人幾珥用騧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
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

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衈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刲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謂祈幾皆當爲刲而珥當爲衈毛牲曰刲羽牲曰衈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衈皆於屋下於是以祈珥爲釁其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驪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鐘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

釁浴之于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接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爲薦血誤矣

右釁禮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